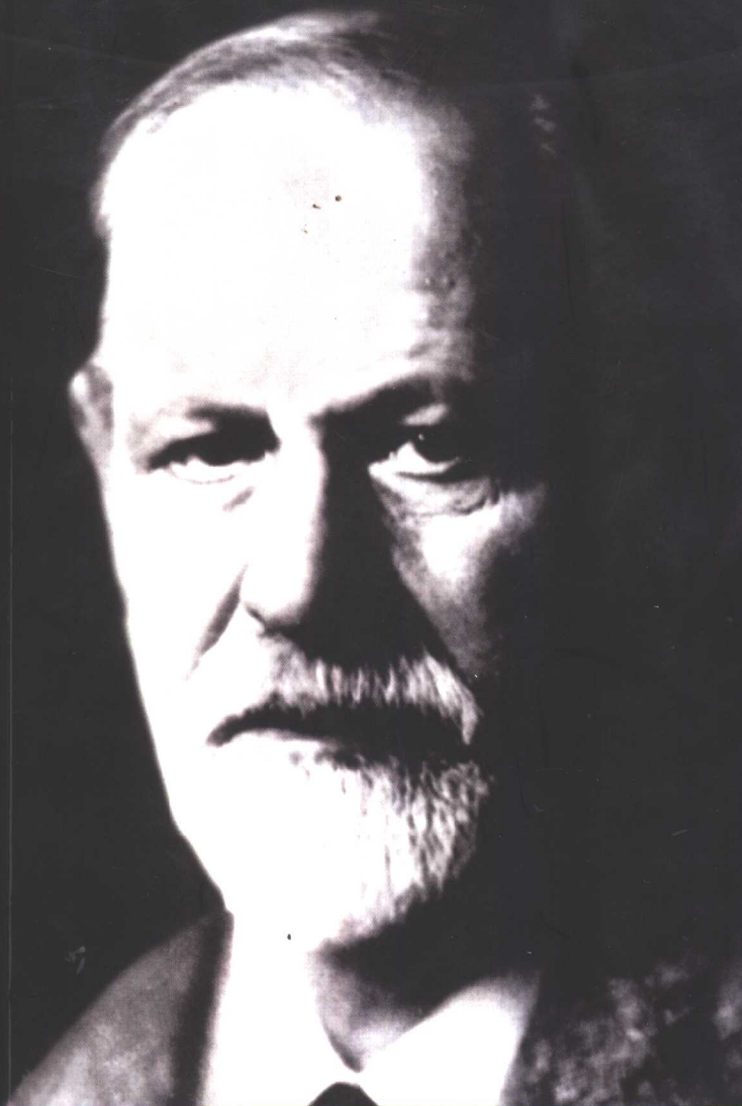




外国名人传记口袋书系列

弗洛伊德

奥·弗洛伊德 著 ■ 王世英 译



弗洛伊德

奥·曼诺妮 著 ■ 王世英 译

责任编辑：王 萍 孟保青

装帧设计：慈立群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弗洛伊德/(德)曼诺妮著;王世英译. — 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6(2000.8重印)
(外国名人传记口袋书系列)
ISBN 7-5434-3519-5

I. 弗… II. ①曼…②王… III. 弗洛伊德, S.
(1856~1939) - 传记 IV. K835.21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37460 号

外国名人传记口袋书系列

弗 洛 伊 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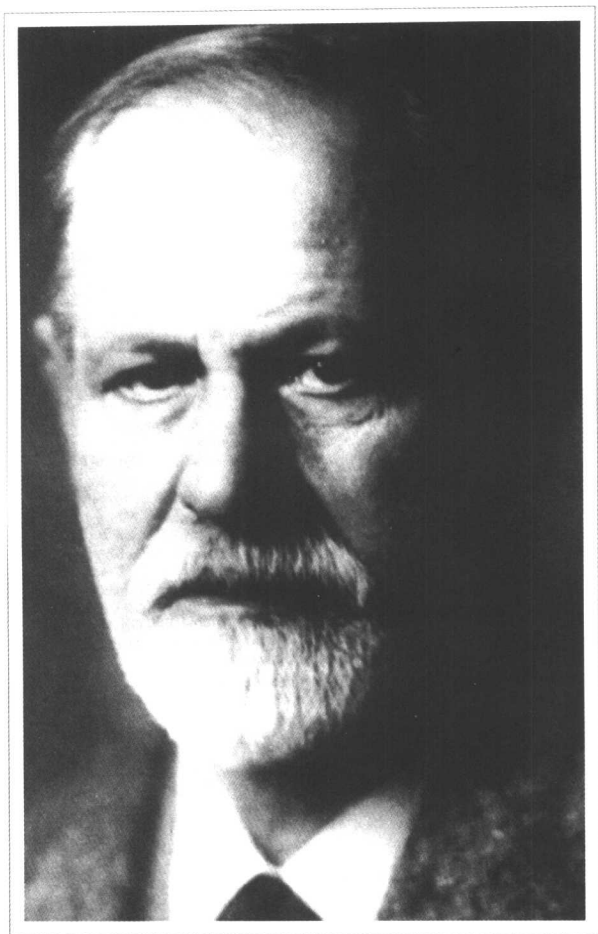
奥·曼诺妮 著 ※ 王世英 译

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 330 号)

河北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787·1092 毫米 1 32 7 印张 125 千字 1999 年 4 月第 1 版
2001 年 1 月第 2 次印刷 印数: 1001 4000 定价: 8.40 元

ISBN 7-5434-3519-5/I · 446



弗洛伊德

译者序言

弗洛伊德是奥地利的心理学家，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三位犹太人之一。在欧洲的艺术、科研和生命科学的各个领域内，几乎任何一位名人的观点都直接或间接地受过弗洛伊德思想的影响。

但在中国，关于弗洛伊德的研究却很不够。诚然，早在 1930 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就已经出版了高觉敷先生翻译的《精神分析引论》。但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弗洛伊德著作的译本及研究弗洛伊德的著作均出版得很少。在很少的几种译本中，就我所见到的，似乎还没有一本是直接从德语翻译过来的，而都是从英语转译过来的。译文质量也有一定的问题。比如，有的著作甚至于将弗洛伊德的出生地从现在属于捷克的普日博尔（奥匈帝国时称作弗赖贝格）搬到了联邦德国，将弗赖贝格（Freiberg）与弗赖堡（Freiburg）混为一谈。译文中把 unparteiisch 译成了“不公正的”（以上均见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6 年版《弗洛伊德后期著作选》第 1 页和第 207 页）。

影响弗洛伊德著作在中国传播的因素大概是

因为弗洛伊德对性的论述。然而，人们却不知弗洛伊德对他妻子的情爱是最严肃和最专一的。另外弗洛伊德所说的“性”实际上是一种泛性论的“性”。这也是必须加以澄清的。

弗洛伊德享年 83 岁。然而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他一方面受着癌症的煎熬，一方面却仍在为病人治疗和从事研究和写作。这种精神难道不值得人们敬仰吗？弗洛伊德一生在逆境中生活、奋斗而百折不挠，暮年时在希特勒的专制制度下被迫流亡而不屈服，这难道不会给人们以启迪吗？

弗洛伊德一生注意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弗洛伊德经常不定期地销毁自己的笔记或著作。这是弗洛伊德对自我的批判态度。这当然给后来的传记作家们带来了苦恼，然而这不正好反映了弗洛伊德本人的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吗？

应该说，弗洛伊德是一位伟人。对弗洛伊德的理论，我们有责任去加以研究。弗洛伊德的著作内容相当广泛，许多方面还有待我们去开发。但由于语言的障碍使很多人难以做到这一点。那就请语言学家和翻译家们来帮这个忙吧！

但愿这本小书能为此尽到其绵薄之力。为了给读者提供方便，也是为给懂德语的同行们提供方便，在书后编制了名目索引，以备查考。

希望读者读完这本小书后能有所收获。这就是译者最大的快乐了。

译者

1997 年 10 月于北京

出版说明

外国名人传记口袋书系列为德国最大的社科出版社之一——鲁沃尔夫出版的一套大型系列丛书。德文称之为“口袋书”，是取其可以随身携带阅读的意思。这套名人传记是欧洲历史最久、知名度最高、规模最大的口袋书系列，被誉为“人物传记博物馆”。它始于60年代，至今已陆续出版了600多册，其作者多为德国或欧洲著名的专家、学者。该系列文字简洁、资料准确、图文并茂，已被翻译成多种文字，深受各国读者的喜爱。我们从中选出18种作为第一批以飨国内读者。

目 录

译者序言	(1)
我的生活,只有当它与精神分析联系	
在一起时才是有意思的	(1)
精神分析和传记	(3)
回忆	(7)
受聘	(9)
作为神经科医生的弗洛伊德	(15)
玛莎	(17)
聪明才智	(20)
进来吧,诸神在此!	(23)
“他是一位很有知识的男子”	(31)
性	(41)
《我的另一个自我》	(45)
俄狄浦斯	(52)
王者之路	(59)
约瑟夫叔叔	(69)
日常生活的心理病理学	(81)
迷信	(93)
决定论	(95)
从歇斯底里到一般理论	(100)
作为性学家的弗洛伊德	(104)
笑话	(112)
格拉迪瓦	(120)
摩西其人	(122)

容格·····	(127)
小汉斯·····	(131)
鼠人·····	(136)
狼人·····	(141)
升华·····	(144)
列奥纳多·达·芬奇·····	(145)
施雷伯尔·····	(149)
血亲婚配与弑父·····	(153)
自恋·····	(158)
死亡驱力或破坏在静静地工作着·····	(171)
自我与其他人·····	(175)
新论题·····	(176)
幸福不是文明的价值·····	(180)
作为幻想的宗教·····	(181)
过失感的神话·····	(186)
被谋杀的先知·····	(189)
注释·····	(195)
年表·····	(201)
评论·····	(211)

我的生活，只有当它与精神分析 联系在一起时才是有意思的……

弗洛伊德的著作具有很高的文学品味。但他的著作却主要不是文学作品。他的著作追求的是真理。因此，评论这些著作的人便由于他们对真理各有其固有的看法而选择了不同的理解方式。

弗洛伊德的学说对于各种诠释始终是敞开着的，对于新的发展和更正也始终是敞开着的。但这方面的工作却不是我们在这里想要做的。我们所研究的是弗洛伊德提出问题与回答问题的那种特殊的方式。对于我们来说，要做的就是，对他的工作加以介绍，把弗洛伊德作为工作着的人展现给大家，而不是借口不想先亮底牌而跟在他的足迹后面亦步亦趋。因为正是后来的发展才往往能使人对原本很难理解的东西一目了然，并使人能正确地来描述它们。

传记作家们很容易认为，在弗洛伊德所特有的过去生活中一定有着某种东西为他后来的发现做好了准备。要不然就认为，是些偶然的東西和偶然的相遇左右了他的命运。比如：假如他用他的组

织学切片取得了更大的成功，假如他的未婚妻同贝尔塔·帕本海姆没有结成友好关系，假如他的老师没有给他奖学金去留学……这么多的“假如”可使人认识到偶然事件在他的生涯中所起的作用。传记作家们总喜欢为他们故事的主人公杜撰出某些神话般的、事先规定好的东西。既然有这么多的“假如”，我们也就没有必要再去寻求那些事先规定好的东西了。然而，勿容置疑的是，在他首次被卷进去同歇斯底里打交道之前，他曾经追求过他自己的道路，而且不许自己受到任何干扰，尤其不许自己受到矛盾心情的干扰。那条路是一条距离一切已被开通的路都很遥远的路。

对于维也纳医学环境的了解以及我们所知道的、与弗洛伊德的意图、他的矛盾、他的梦想有关的内容，可使我们对这位犹太医生的情况有这样一个大概的印象。他很穷，却满怀着对科学研究的热情，期望能取得一定的成就，以获得好的名声和经济地位。然而所有这一切，却都无法让人预言，他因发现无意识而会陷入与这个环境的激烈对抗之中。他的发现，在今天已构成了我们称之为现代事物的一部分。但是在这个发现产生的时候，它并不带有任何“现代”性。弗洛伊德当年在谈到他自己的时候曾经能够写到：《梦的释义》的作者敢于起来反对严格科学所提出的异议而站在旧事物和迷信的一方。¹

他的发现逆潮流而搏击。这一点也是精神分析的本质之一。虽然是从现象上来看，但事情却总

是这样。不久前发表的弗洛伊德关于伍德罗·威尔逊的最后一篇文章也招致了同样的反对。

如果精神分析有先驱的话——而且当然有这个先驱——这些先驱并不是作为精神分析的面目而出现的。精神分析只开辟了进行某种回顾性观察的可能性。例如路德维希·伯尔纳就曾对弗洛伊德有过深刻的影响。弗洛伊德 14 岁时就读他的书，而且正是弗洛伊德关心过使伯尔纳在今天不仅仅是被当作一个政治上的象征。如果人们观察一下所有曾经塑造过弗洛伊德其人的那些影响的话，它们会构成一个期待创造行为到来的合力。弗洛伊德提出的问题是他的时代在梦里恐怕也提不出来的问题。换句话说就是：是弗洛伊德创造了历史，而不是历史创造了弗洛伊德。弗洛伊德是作为现代事物的发现者而站在历史的面前的。

精神分析和传记

我们知道，弗洛伊德从未放弃或否认过他的任何一种独一无二的观念，哪怕是他曾超越过的观念。他的生活以及他的思想发展表现出了一种持续性扬弃的性质。他不仅维护了被他超越了的、约瑟夫·布罗伊尔的《导泄法》，而且维护了他最初的病因学假说的创伤理论。人们也可以说，他是带着最早的过去的信仰与观念做的这些事。但这是以一种特殊的毁灭作为前提的。例如他在 1885 年他 29 岁生日前的 18 天焚烧了他所有的笔记

(以后他还将每隔一定时间、比较经常地这样做)。他想以这种方式将 1885 作上“他生活的巨大转折”的标记。实际上真的发生了巨大的转折,但他并不知道这一点。他还以为这巨大的转折是发生在他结婚及放弃了研究工作的时候。因此他在 1885 年 4 月 28 日是这样来向他的未婚妻玛莎描述这些事的:我当然几乎已实现了许多还尚未出生和不幸已被生出的人将很难理解的某种打算。你肯定猜不出我在这里指的是些什么人,所以我现在就把它透露给你:我指的就是那些将为我作传的人们。我焚毁了我 14 年来所有的笔记以及各种书信、科学论文的摘录和我写的论文的手稿。书信中只将那些家信保存了下来,你的信,我亲爱的,从未受到过威胁。一切旧日的友谊和关系这时都再次浮现在我的面前,并默默地接受了这场致命的打击(我的想像还活在俄国的历史之中);我对于世界的一般性的和不是特别针对我自己的一切想法和感情都已被看成是没有继续存在价值的东西。对于这些,现在必须再次予以考虑。我还摘录了很多。然而这些东西却像斯芬克斯周围的飞沙一样围在一个人的周围,弄得人恐怕很快便只剩下鼻子眼能从这大量的纸片中露出来似的;我无法成熟,也不能在不惦记着谁来着手处理我这些旧纸片的情况下死去。此外,我生活中巨大事件以外的一切,我们的爱情和我的职业选择以外的一切都早已经死了,而且不应当不给它们举行个像样的葬礼。但那些传记作家们会很费力气,似乎

我们不想让他们太容易。每个人都会以其“主人公发展”的观点去证明他是对的，对他们会如何地弄错我已经感到很高兴。²

我们每天都看到作家们是如何地在从他们的著作中删去某些东西，也看到批评家或传记作家后来又如何费力地去破译那些被删去的内容。保护过去的东西，恰好有两种对立的方法。少数人像弗洛伊德一样一直忠实于他们的过去，其中少数人甚至于十分虔诚地保护着最少量的文献。可是弗洛伊德却一直防备着那些传记作家们的好奇心。他自己也对他们这种大胆行为的成功的可能性表示怀疑：谁想当个传记作家，谁就有义务进行欺骗、隐瞒、假装、美化，甚至于对他所不理解的东西进行掩饰，因为传记的真实性是不可能有的。即使有这种真实性，也是不必要的（1936年5月18日）。³

在任何情况下分析的技巧与传记艺术之间的联系都是矛盾的。它们相互近似。人们或许可以相信，它们是适宜相辅相成的。但是在它们中间确实存在着不可否认的对立。其本人不是分析家的传记作家会肯定地说，我们对弗洛伊德的私人生活介绍得相当不好。他可以（而且我们也可以同他一起）希望这本传记比我们在他科研生活的外表后所能看到的更丰富多彩。他也会急不可耐地期望能看到许多尚未发表过的书信。可是弗洛伊德的各种传记总的说来却更多地是使读者失望。其原因不在于这些传记作家想写什么圣贤传或想隐瞒那些可能使人震惊的秘密，而是一切涉及到弗

洛伊德的传记都不能抽象地根据分析出来的真实所形成的看法来写。分析出来的真实确实可以使那些真正写实性的看法显得肤浅和乏味。但如果失去了真正的写实,传记也就不成其为传记了。弗洛伊德为我们提供的有关他的青年时代的那些证词,实际上是他的发现的一种副产品。没有任何东西比举个这方面的例子更简单的了:弗洛伊德(在1897年10月3日)能够在没考虑到他的传记作家的情况下给威廉·弗里斯写了一封信。在这封信中,他对他自己在精神分析上的进步作了总结,并为人们提供了传记作家们必须认真收录和保存的一件史实:我只能简单地提一下……我曾用恶意的祝愿和真正的儿童嫉妒心来欢迎比我小1岁的(生下来几个月就死去了的)弟弟。他的死在我的心中埋下了自责的种子。⁴可是其中值得注意的却不是弗洛伊德作为儿童对一个比他小的弟弟表现出了嫉妒感;这在许多儿童身上都发生过。更值得注意的,是他在41岁的时候,也即正好是在弗洛伊德开始发现俄狄浦斯情结、并一下子变得能够理解他对儿时回忆的那一年,回想起了这件事。当弗洛伊德写到只有当他的生活与精神分析联系在一起时才是有意思的时候,这句话绝不是一个空洞无物的公式,也不是隐瞒。对于《英雄神话》的幻想般的信仰和我们(在精神分析意义上)的抵抗心理,使我们很愿意设想,假如我们对弗洛伊德儿童时代的细节有更多的了解,某些尚不清楚的内容是一定会被搞清楚的。然而正如弗洛伊

德本人那样，借助他的自我分析，我们终将会找到以俄狄浦斯情结开始的这种精神分析的基础，就像人们能在他人和自己身上找到它那样。这位精神分析的主体并不像那些写本人回忆录的老人那样非常注重他的过去。再现他的过去，比按照事态的发展绕过他的过去不谈的人要少。但这却正是维护他的过去的惟一可靠的方式。

回忆

伴随着他自己分析的进展的那些回忆，也包括他不想将其作为属于他自己的内容而将其归于某个虚构的人而流传下来的内容。用这种方式我们了解到了，他所失去的天堂是什么。我们正阅读到构成无意识愿望一部分的那段痛苦的回忆。比如他在论屏蔽记忆的论文中，他让那位虚构的短篇小说家报告说：我本是个殷实家庭的孩子。这一家人，我相信他们曾经在那座偏远的小镇上生活得很舒服。当我大约3岁的时候，一场灾难在我父亲就业的那个工业部门内发生了。他失去了他的资产。我们只好离开这个地方，迁到一座大城市里去，然后便是很长时间的艰苦年代；我以为，这些年代不值得我们记住其中的什么东西。在这座大城市里，我从来也没感到舒服过；我现在认为，对老家那美丽的树林的向往从未使我忘怀过。当时，我已经会走路了，或者说刚刚会走路。我很善于逃避开父亲的追逐。⁵

维也纳。前景
是城堡剧场



弗洛伊德对维也纳城的仇恨从未停止过。但他不想离开它(在那里他遭过难。在那里他灰过心。在他看来,只有在那里,才有可能进行报复)。在维也纳他真的遭过难,尤其是遭受过极端的穷困。不希望发财,却希望至少能找到一个稳定的经济基础,这在他的观念中一直是牢记着的。在他灵魂的深处,哪怕是在他真的无所畏惧的时候,也在被贫困和饥饿的幽灵所追逐。